張文定公環碧堂集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二

祭文

祭封太孺人江母胡氏文

毓西溪之明粹禀性命之淑靈雖居幽而不沬敷芳德之清馨佐義方於閭域成令子之修能學汪汪其博洽識潭潭其邃精行航航其齊飭文燁燁其昌熒際龍飛而擢第揚翰苑之休聲來設教於留都犀堂肯以思榮龍也忝授業於中秘而寄也辱同寅乎司成聞懿範之既稔悼幽誄之早零矧飭新我群史與譽髦我諸生皆令子乎是託而忽見棘人之羸形矣瞻信陽之渺

湫悵秋雲之冥冥惟淋德之靡倫擷江蘺之菁菁

又率國子監學官祭江母胡氏文

崒詞林之喬傑兮來鳴鐸乎江之干麾斗杓以南指兮抉天漢以揚瀾思德源而上溯兮識坤闔之貞安顧與膏沐

龍榮兮爛霞裳而錦襞忽哀訃之東馳兮悵圜橋之衣冠駕孤船以西逝兮悲素衣之欒欒嗟六舘之倀倀兮欲挽畱而無端矧充棟之羣籍兮又孰爲乎勘訂於繁難湫雲軿其何所兮望川原之滂湯審淋德之不可追兮擷岸芷與汀蘭臨清秋而薦奠兮儼迴風以盤桓靈

連蜷其若臨兮庶鑒予之莘陖

祭裴親姆宜人暨伯姆張孺人文代叔父作

於維宜人豐容麗德翼勵潔脩安舒靖默吉相蒸嘗餘饎是謫言長奉姑嫜晨昏是度偕貴夫子輝煌象服如山如河之康百祿媞媞孺人燕京之秀習俗奢慈宜長宜幼愛及親隣懃綏篤棐陳饋有餘賓朋至喜婦姑肖德長發其祥庭户肅雍桂蘭森張通七耆終亦食遐嘏未艾遹徂短脩誰主予忝中表猶姪于歸姻婭世締久席餘輝毋範閫儀相繼闡謝凜漠去將冥其長夜崇封若堂岳伯是營雙纍翩翩言即佳城我心盡傷薄采其芷

敬薦清觴悠悠江沚

祭翰林檢討西泉先生易公文

登金閨而振輿兮日東予以荃蘭刻琳琅而銜采兮協伯仲之篪塤弄烟月於燕山兮凌風雲乎衡嶽極天下之雄奇兮而文亦峥嵘乎相角忽舍我其何之兮挈攸江而淚洛暮草忽其幾青兮悵湖天之漠漠念夙昔之交誼兮悲莫爲之傾也天既嗇其祿壽兮又胡奪之嗣也遺文炳其在笥兮將永托乎金石讀介溪之銘詩兮驚精金其非蝕歷億祀以無窮兮惟榮名之珍世斯卜上所大嘆兮惟英靈之式契寒予身之多艱兮思一奠

而無由托令壻以陳詞于瞻湘雲之邈悠

祭柳汀陸親家文

蚤游郡學繼育成均詩書禮樂淋愼其身寔固關鍵寔嚴矩度嗣承先人翼翼庭戶勢而弗怙富而弗侈劑量維適約飭維禮礪精管逑名廉且才有所弗屑盍其歸來風月嫺隣湖山朋舊秩秩威儀楚楚觴豆言迪厥子言覲厥成績學立身庭訓之徵維予弱息字于令季亦越十載名也知契粤懷宿愛言寄予私緘書千里縷縷其詞公未及聞倏其長逝予則疇依徒使心痗越水燕山我思悠悠遥莫一觴公其知否

祭封文林郎碭山縣知縣槐庭陸公文

嗚呼童顏鶴髮灑灑風塵望之翛然神仙中人富而不侈勢而不肆抱朴任真羲皇上士錫命自天耿光林泉備享弗祿迨于百年高朗令終亦復奚憾胡今之人聞訃咨歎老成風表一旦長辭四明之陽淳風日漓矧我葭莩歎言倚玉公今逝矣曷其來復鄮山蒼蒼湖水洋洋瞻望弗及遙薦一觴

祭董太淑人文

惟太淑人之康弗祿也亦既備極人生矣矧茲大耄考終而人猶爲之咨嗟悼惜何也太淑人以阜傳德業教

其子少宰公也而天下亦以期焉道方行矣惟讒誣以

去

今天子下詔求舊將召置左右而又以太淵人捐館暫

阻弗售太淵人弗及親見其道之行而天下之望猶歉

豈非天耶其辱少宰之知幸與聞太淵人之德之教三

十有六年今也與天下同悲而情有倍焉狂瀾頹矣日

淪胥矣視彼驕人蒼天柰何言望越山逖莫就之敬薦

溪芹遡風孔僾

祭大尹丘親家文

公游璧雍予初識面三載京華賢聲是羨粤既卒業予

亦歸省孝友循良聞之鄉井予還自荆公以季子聘我
弱息斯好千祀決泱錢湖蒼蒼玉几以遨以遊殽核維
旅留都薄宦公來何客靡月不會壺觴雍雍爰暨崇安
廉能籍甚陟令宕山婁非成錦謫官魯藩頻會金臺白
璧滌垢公道大開再陟貴池庶展平素一疾遽殂天乎
何故弱息早殤我悲未已尋復傷公燕山汶水霏霏雨
雪慘慘旃旌孤兒旅泫陰雲四凝大洋混濛遥將薄奠
瞻望弗及淚下如霰嗚呼哀哉

祭封君楊太親家文

小江湖之澄泓兮並舜水而東馳襟合乎蛟門之內分

汎大洋而逶迤鄧峰王几峯以巑空兮横界湖海稱金
堤閬闤東矚以啓闔兮翕習靈秀淑無涯將駿發乎吾
人兮乃弘儲而厚垂公淳龎而不繫兮氣沕穆其無爲
坦乎直而不囬兮澹乎寂而無私避強梁若貙兕兮急
顛危若嬰兒好賢達若芝蘭兮逑柔仗如蒺藜甘棲遲
乎林壑兮自厚積而博施奕賢嗣之朗潤兮淹貫經史
弘文詞擢科甲以奮庸兮稟諫垣之聲威苟好萌其可
折兮雖百死其奚疑抗大疏於彤廷兮就竄謫其如飴
固直道之不容兮集衆猜以擎擠蔽楩楠於樗櫟兮勢
參雲霞乎陛離雜金沙以槩量兮精光熠燿其焉逃雖

屢奮而後躓兮終何歉乎樞鈸之爲期封章煒其自天兮賁恩光乎庭闈謂天保之孔固兮將亞齊乎期頤鶗鴂忽其悲鳴兮痛露椿之先萎徼訃音於荆邦兮交愁憯乎涔淚紛斑痕於湘水兮兼暮雨之淋漓公旣食此純嘏兮於弓懷乎何悲風靡靡其漓醇兮俗冉冉其趨卑胡皇天不爲世道計兮而曾一老之不慭遺況蘩蔽之非屑兮方璣璞之是依念令子之奔波兮相今茲其時歸迎秋風而作賦兮惜不展其懷也望鄞江而遥奠兮孰知予之悲也

祭丘親母包氏孺人文

維靈出自名閥歸于德門慶源斯濬聚典斯敦婉婉靖恭姑嫜娣姒馨無不宜禮和而至謐潔靜嘉尊禮以遵以洽姻黨以歡祖先儉以助寵勤以助德歷官有聲相夫之績劬而力學長世圖忠聯翩雲路教子之功三從不愆閨儀誰及中道遽亡聞者掩泣恥予弱息忝奉箕箒侍範無緣爲我心疚心之疚矣曷維其忘逝續姻好未吉不爽訃傳京邑百感在懷燕山殺雲孰知我哀令子南奔摵摵風木遙緘薄奠有淚盈掬

余封淋人陳氏文

維靈毓秀名族溫溫閨儀來嬪華閥秋秋令音儀爾豆

籩有饌簠簋于祭于賓翟翟翣序榛栗脯脩禮周宗戚
采荼薪樗恩逮臧獲以相我公內顧罔恤錯學揚聲歷
茲崇秩皦皦王言餘三十年周行駟駕執輿之騑進惟
為公退不言私不有中贊樹其孫茲荐被褒章祿食衎
衎相祀公桑祁祁中閨有嘉儀則未艾光榮云胡遘疾
奄殞彭城河嶽效靈有川大來韋翼官舫于彼行臺址
日逆旅偕公赴召族子在傍殯奠有耀百川收潦言返
靈輀公泣如雨聞者興悲凡我鄉姻夙欽幽淑明月寒
潺湲空夜玉穆穆重示洋洋懿靈淵頻溪藻維以薦馨

祭熊少參文

維公敦龐之資老成之識黄甲蜚聲花封最績爰躋青鎖聲方赫奕擢官湖藩國賦是職公務匪矣悉諜乃戚民瘼磬矣役稅維良公於其間綜理有方廉以律己慎以為防道阻且修軍需未充王事靡盬竟殲厥躬當路聞之咸戚乃容璧毀其質劍摧其鋒剝我共事識公賢芳今也云徂旅魂蕭蕭漢江秋矣言采其毛將我哀悰神其孔昭

祭封太安人閩母何氏文

嗚呼人之恒情當患難窮阨之時必有所勸而後勵若太安人者尤足以勵斯世也方其前踣後顛左支右拄

秉一心之孤危備萬狀之劬勤是特以盡人道之綱常而何寵榮之復冀也已而華要予躋恩光身被徽天道之罔僭懋人情之樂義是生也不爲無益雖死亦復何愧而人又咸爲之傷嗟邪夫旣以德而獲福則使之享眉壽而駢光華以使人歆豔於無益寧不愈足爲斯世勸而天胡不少憖遺焉此又不知若之何意也予旣辱交於令子收百一之知心德氣夙成固以徵夫善教而周旋稔熟實備聞于令音登堂末逯哀訃俄臨闕玄堂之將即天漠漠其重陰奠絮酒而陳辭惻于心之孔深

祭陸親母楊氏文

維靈覆溫且惠淑愼以處于嬪名閥儐爾且遵迺耿予曁
弟蘿附有年秩秩德音逮于姻婭二子霜
恩諸孫森秀式燕且康以躋稀壽髮未衰福履斯茂
盧隲長徂胡弗以延昔也京師視我耄慈燕言終日乘
嘉令儀將毋于南治臨及醯擬接魚軒歡我庭幃登堂
問疾訃音隨聞祿養弗終陰風載昏靈輀倏駕鎖水之
濱莫釋于悲薄言薦芹

祭外舅松浦王公外姑汪氏文

於乎清朝逸老舊族耆儒灑灑遺風松陵竹墟靜惠且
溫相維淑德偕老考終歸此玄宅奇也髫齡蔦縈于喬

五十七載儵如崇朝離合悲歡生死歌泣百感在懷悵其何及昔也登堂燕酣有忽今也來斯悄如靡至京華十載肅命南歸言省其山宿草萋萋瀟黃稍酹侑以蔌微悠悠逝溪曷既我悲

祭外祖沈公外祖毋何氏文

維沈族之當宋季有駢徽於紫陽牒靈宗於四百紹詩書與田桑粵我公之承緒實敦信以淳龐毋捐己以飽人鄙多藏而厚亡邦奇束髮登第金閨玉堂垂四十載致身巖廊顧辱眷其何能惟尨瞻之胥嘗矧魏舒之微

宅相與鍾蔡之庇背芊皆席芳於外氏克流譽於多方惟公自春非藏遺餘益長邦奇是以獲被休嘉永懷不忘者也念私情之日迫辭帝閣以南翔將百齡之壽毋戕數千里之車航望鄉山乎至止幸慈顏之樂康覽遺德於河橋來烏存之長關舅氏耄齡猶好古圖書脩然俱在床感十載之睽離矣耆甥之斑裳潔尊彝而上隴覩原樊之荒涼思酬德乎未能仰等玄而謳傷

祭徐氏妹文

於乎吾妹乃竟至此極也吾嘗謂汝質柔而良性勤而

儉困而不怨逆而不尤此此固人情所難矣天性獨異謂
宜終享爵祿而竟至此極於乎哀哉送我西津遂成永
訣見汝無期肝腸崩裂於乎哀哉容顏在目聲音在耳
晝則汝思夕則汝夢我生不肖汝生不辰哭籲皇天此
痛何極且吾親年日老兄弟終鮮乞官外服固謂少遂
娛侍之心而汝又至此顧使吾親含悲於千里之外天
其何以阨我若此之極耶吾毋就養二年之間朝夕念
汝聞汝有疾則皇皇終日至稽顙北辰而竟無救於死
也天乎悲哉吾年未四十而哭吾兄與妹巳二人矣身
益以單痛益以切吾亦何樂於生邪固知早濫科名空

叨廩祿無才無德負罪積愆天其以移罰汝躬而傷吾心耶於乎尚忍言哉病不及視死不及聞汝從有知於汝何益遣使歸祭助營汝墳關山阻脩骨肉分割痛不可言靈其鑒之

祭徐氏妹墓文

於乎乙亥秋季我當西行維汝送我相顧涕零汝生弗厚又嗇于齡訃傳鄂渚五内摧崩父母憶汝雙鬢繁星今歸視汝墓草四青於乎天哉實胖我膚茅山之桃江水泠泠蔌羞孔時旨酒既清汝毋兄嫂聚如平生魂乎來歸歆此芬馨於乎天哉孰知我情

祭裴氏妹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六月庚子朔越六日乙巳吾妹二孃于卒之四月有九日也兄適有提學四川之命璽勑及門既三越月矣不得已卜日戒行乃以潔牲清酤奠于靈輀之前而哭之以文曰嗚呼吾年四十三哭同生及汝之死愈傷我情昔我遐歸念僂相顧令我西征有哀誰訴汝之聰明人鮮能及揆事出言勝謀於邑相夫成家有志弗酬憂勞執恤命也誰尤我形既單辭親萬里豈期斯時天又殲汝庭闈痛哭撫襟悲啼俛仰身世有淚交頤嗚呼哀哉

啓攢告王孺人文

吾平生急於君親以累吾子之至於斯也幽微委曲非子孰知喪棺旅閣聿將及朞萬里倭京生死同悲卜吉啓攢言旋言歸爾夫爾女咸在可依山川阻修勿驚勿疑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代父親作祭烋父文

惟我祖先敦善履素七葉于茲書香猶故惟汝聰明形神秀露妙理玄詞能思善悟皂白常明奢豪弗務書法鍾王詩宗韋杜吉哉笑言洒然風度合也予歎散則予慕自爾云徂出入誰呼豈無他人不如同父江月窺簾

巖花當戸誰與遨游慰我衰暮日月載陽靈車即路永
隔冥臺終莫回顧爰率諸兒與我諸婦哭奠樹奨有詞
莫吐至哀無文鑒我衷悰

焚黄祭祖文

奉承　先訓竊位于
朝祇奉
郊恩有此褒贈禄不及養摧咽難勝謹以剛鬣柔毛粢
盛醴齊用伸虔告

贈淑人王氏焚黄文

自念夙資懿德竊位于

朝祇奉

郊恩有此褒贈寵祿弗偕痛惻曷勝謹以清酌庶羞用

伸虔告

祭兒子千球文

阿翁以酒菓飯羹祭于　故男仍十再告之日近　日爲

欽造祖塋加土四旁念汝墳基低窪慮傷水濕擇　今吉

日啓壙增高求莫無極汝其安之勿驚勿恐

又

嗚呼五歲遠父七歲委土我實何辜汝實何辜孰知我

悲天乎天乎凡汝所親祭汝哭汝汝性實靈尚克歆之

祭介女仲莊文

吾女數千里相隨期霑祿食之榮而我之不德不足以庇汝乃遽見汝至此極也悲乎悲乎昔我宦遊四川汝時七齡見我出門啼號不輟既而睽隔萬里音信杳然每聞簷鵲有聲則喜動顏色曰蜀間其庶幾來乎今玆聚處京師則何以舍我去也嗚呼痛其尚忍言哉柔慧靜默恭畏慈仁禀性之良而賦命之薄殃實自予汝則何咎汝朱氏舅歸自京師託令返櫬無使官胥家老在途扶護汝其依之以歸勿驚勿恐將俾汝祔殯汝祖塋之廬擇吉葬汝祔之先母之山之陰祀于祖祠其永安

之今汝祖母父母及汝妹弟哭而餞汝痛割衷腸涕淚如雨尚其歆之

又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九月己未朔越三日辛酉吾仲女二姐既沒朞年之忌日也先期其父甬川翁于京師官舍遣使賫俸金南歸托十八弟備牲醴庶羞率其諸姊兄弟姊妹祭之喪次曰嗚呼吾女之亡聿茲朞歲南望興悲衷腸如割今將葬汝祖塋之西永即幽居還靈祠室汝其安之勿驚勿悸嗟我不德不能庇汝致汝夭殤籲天何益庶賴祖德廕汝幽冥我心孔傷髮日添

白遥遥江山滌滌雲日酒菓飯羹尚來歆之

祭祖考文

邦哥幸承善慶竊祿京師不獲瞻掃
先隴十年于此矣私顧情迫達于
宸聰欽蒙
恩命改南京吏部尚書得奉九齡壽母便道過家謹以
剛鬛柔毛粢盛醴齊祗薦于
封塋之下仰懷遺德感愴曷勝

京邸聞嫂喪三七日撤靈祭文

去歲臘月十有七日有鄉人從鄞城來言我嫂即世城

中親友俱赴弔於家老毋而下無不驚痛悲慟至今年正月十有一日家書始到知以九月二十六日病終十一月二十七日巳合葬我兄之墓嗚呼傷哉近方求文具儀為今年六十壽詎謂遽至此極城西拜别詎謂永不復瞻見也且壽止五十有九而守節之年三十有四於乎傷哉惟我哥積罪戾天降割于我家不憖遺我賢嫂以支持家政以範儀邦族於乎傷哉邦哥哀號罔措上疏乞歸圖復拜哭柩前以襄大事而

主上不允奠可柰何巳别爲文具奠托二弟代祭于家維兹几筵不敢久留謹脩薄祭告撤于神靈嗚呼燕山

越木瞻望瀲灔不知神靈知乎否耶嗚呼哀哉

祭允嫂旌表貞節林氏孺人文

嗚呼昔我元兄來京視第扶疾長途遂終逆旅籲天何辜痛割背膺嫂哭屢絕聞者涕零奈兄京邸矢言于天毋事發嫂以終天年嗟予仕途時起時仆喑慶將迎紛其多故嫂實支持適滋劬舍子球後兄庶安氧孀恩斯勤斯七齡而亡咎實在予適滋痛傷考喪告闋將毋而西嫂遂西津泣涕交頤曰姑往矣予將矚依人之于仕骨肉焉賍我於兄嫂秪以戚詒嗚呼昊天曷既我悲悠悠七年求歸弗得近聞膺疾舉家悽惻巳亥蜡月先春

二日鄉人告哀云至斯極號慟耄慈立見毀瘠爰扣
帝閽陳情孔棘
帝乃眷諮曰勉供職追惟矢言二十五載於乎昊天毋
事何在為位而哭婦子咸同爰命子中服衰執桐告弟
邦詔謹奉几筵襄事卜期待予南旋先集梵衆齋儒必
虔以奉吾嫂平生之言嫂完大節扶世綱常旌于
明廷風此鄉邦不盡厥光于林于張以覯吾兄于何弗
臧生前艱阨身後餘芳茹辛日短流芳則長年垂六十
濾焉以亡擬進壽卮乃舉奠觴緘辭孔悲季弟是將瞻
望鄉山靈其洋洋

祭福建布政司左參政林祖癸軒翁文

嗚呼淳風日逝疇其能挽邪厚德如公竟徂而莫之返邪宗戚何賴鄉邦何所範耶嗚呼忠信公直可以動鬼神孝友睦婣可以革澆悖告心勉力以光紹祖先而尚禮崇儒以懋昌後嗣斯公所以允吾宗而歆動乎斯世者也然而褒誥頻錫容儀益見其謙偷禄養三品服食不離乎菲儉成人之美常致其悃誠憫人之窮必曲為周濟宰木凋殞而慎以栽培猶子徙居而悽然掩涕挺乎不可拔者持身之嚴皓乎莫之淄者隄誘之備善惡徹而必辯恭畏老而弗替斯公所以享天心而優游以

卒歲者也嗚呼哀哉昔君以材與公聚處不惟周閤於
言而猶莫逆於心益攻惡猛於攻毒積善勝於積金封
植恢拓雎今斯今失怙多年每不勝其悲惕而計從東
魯復爲公以霑襟嗚呼哀哉癸巳拜違粵茲九載德音
不忘手書見皆在每欲奉大耋之親歸侍公乎楼水之濱
而公曾不吾待也嗚呼哀哉夫東魯緻甫之陰人皆仰
公之遺惠而越山之陽精靈弗沫使少壯之士咸克保
慎如公尚亦可以永貴宗門無淪胥以敗也係官京師
靡由躬詣遙瞻陳詞遡風孔傯

祭材父東軒公文

嗚呼叔父平生無疾老乃益康竊謂眉壽未涯詎意遽至此也嗚呼烈父生太平之世七十有二年壽不爲不高矣親見其家舉進士三世諸弟績學馳聲登庸有待而烏紗白髮逍遙林塘之間身不爲不榮矣孝于親睦于家洽于姻隣困作于中罔累于物心不爲不樂矣無疾而考終奄焉而仙逝夫亦可以無復遺憾而訃傳燕京不能不盡傷心念自拜違十載日詢動靜烈父手書數至秩秩教言周詳而慨測益自昔猶子之愛歲久而益篤地遠而愈親也而今則已矣邪吾每思請告南歸庶幾率諸弟稱觴歡叙如平生而今又已矣竊池榿水

追隨屨杖之思終天而止矣京邸數口朝夕聚哭吾母年九十有一每哭必哀此乾坤何等光景實欲奮飛南之顧往往羈體不得去南瞻越山極欲撫棺一慟而未由也

祭冢婦陸氏文

甬川張翁歸自京師時冢婦陸氏孺人亡已百有七十日冢男子中權厝其柩於其先姑王淑人墓次又百有旬日矣爰以牲醴庶羞奠於壙所哭而告之曰嗚呼靈淑性生柔嘉夙習來歸未幾而姑悅其順夫宜其則宗鄙姻戚胥稱其賢蓋八世嫡宗爾惟冢婦謂當克昌我

祚衛光大我宗祊詎意僅十旬而病病六旬而沒也嗚呼哀哉予以非德久尸祿位實維自速罪戾以災于厥家不慭天既與吾兒以女士矣又何奪之遽耶何貞貧淵德踈戚交賛而神顧莫之祐耶二十而後結縭疾曾未之前聞何甫入吾門而遽至是耶且吾者而婚男亦云暮矣榛栗未交於庭而訃聞數千里之外人生寧有是耶我來自京扶耄携倪跋涉山川憂勞孰知 對巷之阡草露既凄聚而哭汝有淚交頤

奠婿告文

邢奇貢士為墳塋其婿余憲孫秀才自丑至酉営墓乃克

成以牲醴之奠哭而告之曰於乎明明上天莫可告語曷然曷怒降割於汝汝父不汙我心不疚端良靜默汝罪何有我女少孀灰心仕途屢疏懇乞改官留都得歸塋汝祖墓之側虛其左穴以俟終極吾女蓬垢堅守空房如幽如囚屢節氷霜百年嫠婦三尺孤兒曰惟依我我亦既衰瞻仰昊天欲叩胡階白日江山視我哀懷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哀辭

丁僉憲母夫人哀辭

懿栢臺之脩撰兮金百鍊以成剛激湖湘之澒溷兮凛秋秋之飛霜邈靚節之所由兮曰端教之自昔惟淑靈之自天兮允柔嘉之惟則飭閨門使肅雝兮相靈以率德躬細大以必親兮勔且晝其焉斁覩紛豔其若浼兮曰予脩婞以為飾惟養蒙之自幼兮覩感必於其所覩尚內則之能貞兮白黙化以成壓世賠常以相賢兮民風舄山其崩淳觀風火之自出兮對逝景而傷神

頤發齋祖哀辭頤發齋楯其祖貢士路死爲立追藁詩卷

望茅山之崇崇兮悵關河之悠悠糾冥魂之何所兮咽
文溪而不流吁嗟白璧兮毀於秋草哀原孰求兮遐哉
天道烈烈孝孫兮痛切衷抱吁嗟先生兮中道而夭結
東身以棲魂兮對若堂之峩峩阨厥躬以昌後兮耿餘
光之不磨死者孰不朽兮塏丘園而謂何

董孺人哀辭 有序

孺人董氏承仕郎薛君之室也薛君之姊爲予從王母
恒稱孺人之賢不置以謂自筐篚且邇針縷服御無巨
細咸極精好自舅姑姒娣內親外姻以迨臧獲之屬無
遠近貴賤疏之咸得其宜夫嘗被詿誣陷囹圄族黨乘

時逞兇毒肆情要索日旁午於旌孺人一身外給獄秩
內應貪殘咸克周旋處之事既白乃復以義命言諸夫
子平夙憾焉而庭戶之間遂無復嫌釁隣嫗以物來售
者家人或廉其直孺人察而盈之曰彼以寠乏來柰何
抑其估也蓋慧性夙成又頗通書史識理道故動適人
意子從王坍之終節也子年十有五當其時已能耳熟
其言而心識之比長拜孺人于堂德容靖嘉遑得所聞
又數年還自湖湘則既聞孺人卒矣其子郡庠生曰燦
日治方以善居喪稱于鄉蓋吾鄉近歲禮教日弛父母
歿未幾輒啣盃聽絲竹讌會賓客詼諧言笑如平時蕩

焉無復檢柙天與民彝泯亂殆盡而孺人諸哀乃克脩
古典根厥天性用是益𪢛孺人之賢孝而知天道之
可諶也然以孺人之德宜享遐壽逭祿養永儀于鄉
未艾而殁聞者惻焉淋德懿行鄉之士既為之狀若
以傳子親屬也故作哀辭以舒予哀而宣之鄉邦以
坤貞之化云
漢醇儒之苗裔兮立天常於明之陽歷千祀以廟食
族蕃衍而彌昌昔嬪京之垂裕兮曰來自乎殷商妣
之淋靈兮謂祖考之遺芳植蕙茝以盈室兮芳菲霏
滿堂鷗鳩忽其哀鳴兮又申之以嚴霜芳萎絕而不息

兮猶遺芬此其襲裳感風火之自出兮識嬀汭之攸行也

蠱內而外完兮孰崇虧而弗彰風靡靡其日化兮邈

杳其無方於乎已矣兮將何日而能忘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二

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之十三

字說

曹子和字說

曹子和者四明郡佐什邡曹侯之介公子也桐名子和字從侯游湘中數年學既成奉其母夫人歸蜀介儒士何廷輔徵字序於予予時自蜀還越四年爲中庸傳適成因舉其說以告之其畧曰盖天下亦有和而已矣適於時無戾於物之謂和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間泰和充焉然而暘寒暑必愆于度即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脉理相調相攝焉然升降虛實

少失其平即疾疢作是故萬物不和不生萬化不和不行故君子內省不疚和吾內也無惡於志和吾志也合妻子翕兄弟而後父母順和吾家也是道也大舜得之以若皇天文武周公得之以憲天下夫孝德之和也格于天曰大孝通于人曰達孝和之至也記曰斯須不和而鄙詐入之鄙詐入則父母兄弟或相胡越而況喘息通天地哀樂同萬物乎故君子之贊化育也謂其與天地相噓吸者也與天地相噓吸而無相隔戾故曰天下亦有和而已矣山林原隰稱美材者以百數而桐爲之最桐乎桐豈其禀泰和之精粹者乎故鳳凰弗桐弗棲琴

琵琶桐弗善也夫朱絃疎越奏之清廟人神和鳥獸舞蓋桐之爲用以和召和者如此西蜀天下之多材處也況頴秀如子和者耶爨下之聲當不遺知音之耳而況將秦秦奏奏於高廟之上乎予之傳中庸也方以堯之協和望海內士況蜀士於予有一日之雅耶子歸試以吾言語之宜必有和而鳴者

戴生宗達字說

戴生錬字宗達有美質吾弟良甫輩及表弟梁寢常者皆其友也一日遂介焉以其字請說於予予方倦於多言謝不敏已而請益勤乃盡其說而告之曰一身而為

萬化宗其習於道乎好通而惡窮非人之情歟吾觀於人遇小事索索遇大事矍矍趨於尊爽而患生於衽席鍊弗豫也王褒有言精鍊藏於鑛璞夫物有以百鍊而成而况於人乎化工之陶鑄吾身也貴於物多矣因循玩愒而不加脩五官四體日以頑敝而不知檢問之則曰人生幾何孰能無媮孝使之與朽株腐草者類而曾不一動心焉嗚呼其惑矣九折肱而成良醫鍊於醫也吕梁之水懸濤數十仞出没其間而神不變鍊於水也一朝解牛十二而鉎及硎新發於硎鍊於排擊剥割也夫藝有以精鍊而熟而况於道乎道無物而不體物

物而更之如日不足何不然卑者可以引而高也近者可以推而遠也故君子厚其本措之天下裕如也患弗鍊而已矣是故禮義以為範事物之交以為火精神志意以為錘故有分藝書術之勤而達於經濟之略有不爐不扇不就枕席之勞而達於陰陽之數夫君子不苦於鍊其惟有樂於達乎故有賤其身以貴之窮其心以通之苦其志以樂之雖然鼓而籥之欲其疾消而融之欲其徐防之欲其周而鍛之欲其熟故入而以賢父兄鍊出而以嚴師友鍊晏安酖毒警吾心在順而以順鍊困窮藥石堅吾志處逆而以逆鍊黜而惰慢去而險躁

竈者化而精也弱者渝而剛也生者馴而熟也夫如是奚爲而不達

吳生伯近字說

正德辛巳十月辛卯克俊吳先生冠其子逵將以十一月巳巳醮之奠雁焉逵字伯近冠之日先生實賓予故其門人以字說請予世於伯近爲通家其伯父父兄皆明經有德行進脩之序宜聞之熟矣予復何言哉雖然伯近禮成三加且將有室焉成人而處人倫之始胡可以弗重諸君之請蓋朋友相成之誼雖不敏胡可以辭爲之說曰禮之在我未始有遠近也其寓於物接於身

而遠近殊焉勢也天地民物皆備於我舉六合而一事弗能吾恥也彝倫日用凡切於身即閨閫而往步武遑吾病也狂夫之志遠其遠也荒俗士之慮近其近也陋墨子兼愛知遠而不知近也楊子為我知近而不知遠也古之君子求諸近而遠者存焉吾嘗稽之矣易之上經首乾坤言萬物之本乎陰陽也下經首咸恒言萬化之基於夫婦也書之首篇堯將禪舜以天下也而曰觀厥刑於二女則堯之所以協萬邦不有自也歟詩之周南始關雎而終麟趾召南始鵲巢而終騶虞蓋夫婦之道得則王者之瑞至而天地之和應矣古之君子求諸

近而遠者存焉固不易之道也而人情顧忽近而圖遠亦庸有至焉者乎君子者於其所易忽而恒致謹焉是故其涵養有素其經綸有端涵養有素則性日定經綸有端則慮日審是故施之兄弟而友施之父母而順施之朋友而信施之天下國家無不得其宜大之至於感神祇微之至於格鳥獸皆於是焉始而孰謂近可忽乎伯近茂於天資習於家訓望而知其為遠器也迺者受命於尊翁行冠婚之禮於久廢之日復先王之典振習俗之陋其志豈不遠也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亦嘗求宜家之道乎南軒張子宋之醇儒也其告朱

子猶曰居室之間非過於嚴即流於和學問如有軒輊容有此彼蓋於造端之地深求而屢省一毫未至則其心歉焉不自得其志於堯舜文王孔子之道乎堯舜文王孔子之道至遠而始於至近故孔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伯近趨庭之時試以予言質父兄亦以為何如也

秦生思魯字說

無錫秦生思魯今巡撫湖廣都憲鳳山公之子也弘治壬子公方卒業大學而思魯生因名曰泮泮者古諸侯

饗射之宮水半遶之即今之學宮也及生之冠也公侯
董學政于河南僉憲白公士珍者公鄉友也即賓佐而
字生曰思魯蓋泮水之詩固以爲魯侯頌也先王建國
於天下莫不有學獨以魯言何居禮樂至周而大備而
魯又秉禮之國也周公相成王監於夏殷制作之盛郁
乎懋哉不可尚矣周衰幽厲興而禮樂隳魯周公之後
也是故禮樂傳焉詩曰思樂泮水樂其有禮樂也孔子
生於魯夢想周公歎曰吾從周孔子之道非周公之道
與我
國家設學於天下天下士羣而育焉法古道而應當今

之求含會其何適顧夫風氣日漓士惟利祿之徇方其誦而習也其心固謂古之道無所用於今姑將以是媒吾欲焉而曾莫思其道之切於身也則其出而致用尚安望其釋私念開誠心躬吐握之勤而徇國家之急乎倘光明如古昔聖賢之為乎我鳳山公以不世出之資力志復古洛之人士焉化育而騰聲華加多乎疇昔今以內臺重職撫於湖湘尤悉心于富教窮夜旦疲精力不敢暇曾惟湖湘頗之而文明天下方繫屬吾人之望焉甚公之志已見於命名之時而白公其徵諸在洛之日矣思無遊郡庠承家學于茲有年予聞其人英敏而

端慎見其文雄深而後偉則固足以綿公芳躅而公之
覽探不既致審於刑度矣乎夫禮樂者陰陽之理天地
文明之德而咸萃於吾身莊敬而端詳品序秩然禮也
適於物不咈其宜樂也舍則淑諸身用則施諸物昭當
世而埀無窮夫聖賢大教所望於後人正惟在此後之
人謂古道不可行置而不用弗思而已矣且士之脩於
芹泮固將以為天下用况賢如思齋者邪齋之道具見
於今論其詩讀其書反而求之性情文明之懿不在齋
而在我有欲用之將於是乎賴此固公之所為教而思
齋所齋熟思焉者乎何庸贅

惲生子進字說

憲副東麓惲公將冠其子泉賓予予字之曰子進告之說曰夫泉至靜而動至實而虛其原遠而積深靜而動故不禦實而虛故流而不盈原遠積深故其施無窮焉入不禦者勇也不盈者漸也深且遠者本也勇以出之漸以行之本以達之是故天下之善進者莫如泉惲生濱大江而居荆湖潢污之間又其所從游焉也遡大川而探其源可以知泉之善進矣岷嶓之間正出曰檻泉垂出曰沃泉穴且反曰氿泉其未出也浸灌停畜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出也汩汩焉其行也圍圍焉然後滙而

爲川沛而爲河會而爲湖放而爲江爲瀆又不知其幾千里也而逹於海人之生也冲漠爲體不亦静乎神明爲用不亦動乎方寸之地萬善内融不亦實而虚乎配德於天不亦深且遠乎是故全天之性惟人形天之道惟水語曰逝者如斯夫言水之進而不已猶天之不已也失其性者氣勝則熾情勝則滞逐外則亡受物則敝夫懦者不可與有行也躁者不可與有成也狥於近者不可與圖遠也苟若是雖日從事於學譬則築河堤障壑晉將枯涸之無日其何進之有君子之學也強力而遜志聲色臭味晏安之私得喪毁譽之變不足以移吾

心曰強彛倫事物禮樂之道曲究其方而誠以應之曰遜強力故不倦遜志故德日積是以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既其極也達之四海焉達之萬世焉是君子之善進學也亦厚其本而已矣厚其本而天地之性復天地之性復而進進無窮焉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勇也育德漸也崇其本之謂也君子之善進學也其惟有法於泉乎惲生端且厚謙冲而明達其爲文充暢而有思致命名之意固欲生不已於進也字而爲之說盡其方也告以冠責其成也惲生其求受之哉生對曰敢不承命遂書以歸

戴時化字說

戴君時化者其諸昆皆擢科第振聲於時次旦又齋君在郡庠亦既有名矣君名鰲時化字也蓋其尊翁秋官先生所覽揆而厚望焉者時化不于鄙屬其宗人袁誠先生求說於予而予嘗為序曰書曰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天性有常而念慮無恒人顧變化何如耳物莫不有化鷹化鳩雀化蛤雉化蜃鷄化鸚田鼠化鴽其化莫老貐化猨然未有大相遠者惟鰲之在淵也網罟得加焉繒餌得致焉幸而脫焉而沉滄波友蝦蟆未見其貴也及其化而為龍超然騰乎玄間轟風霆翳日月

沸百川潏溢陵谷群植奮百怪伏蟄不亦善化矣哉人之生也明動而物息其異於虫魚者幾希然有人焉名聲溢於華夷而天下莫不承其風謀猷發於朝堂而萬物莫不被其澤鈞是人也而為龍為魚其異如此亦顧其變化何如而變化之機在念不念之間何者人身至微也其心之體至大也狥其微則微矣狥其大則大矣是故君子求其所性者於天而絕其所狃者於人勝其氣易其質華其習凡夫生於其微者汙而蕩滌焉滯而消融焉及其至也惟吾心之欲為而道是由焉是人而天者也人而天者去人而復其所以人夫是之謂善化雖

然人之生也少壯未幾而老耄隨之是故君子成己成物必及其時焉蓋蓄也以全其神而躍也不淫於其外是以能隨時而弘化是以造化存乎我

于生子充字說

于生光亨字子充質美而勤師吾友孫克昌克昌為之以字說請予乃言曰世固有昧昧而居倀倀而趨者矣非好惡與人殊內不足也易有之黃裳元吉夫惟美積於中斯文見於外矣中不足而求裕於外猶持漏巵而求盈也且夫智非不可以澤人未湍之弓不可以施遠流潦注而先竭必塊丁之墻也飄風暴雨至而先蹶必

楞中之木也昔者晏嬰常為而不置卒顯齊君而梁丘據歎其不可及甯越學十三歲不止而周威公師之是故水積成川而蛟龍生焉土積成山而草木茂焉君子之於學也取之遠近求之俛仰考之詩書詢之父兄朋友僶勉以崇之優游以受之孜而益之慎而守之夫然後見而人敬施而人悅導而人從閟於中而弗肆於外未之有也故君子懋於學而已矣夫黼紱冕裳非一蠶之絲也麗日之崇宮非一木之枝也良賈之肆萬取而萬足非一方之賄也于生亦懋於學而已矣

周生仕瑚仕珮字說

周貢士元晦字其仲氏之子仕瑚曰廷器仕璉曰廷和其鎔甥朱世昭氏主塾於甬川子為之徵字說以贈甬川子曰適用之謂器諧物之謂和器言才和言德也天之賦才德也惟人莫良焉而人顧有弗適於用弗諧於物者是自廢其才自戕其德者也自廢其才人亦必廢之自戕其德人亦必戕之廢則窮戕則凶於戲可不懼耶君子懼夫廢於人也達其才懼夫戕於物也厚其德才達則器德厚則和殷之大瑚薦粢明於宗廟嘗矣而文章燁焉器之善也珩璜琚瑀比德君子而節其趨蹌協肆夏諧采薺和之至也故君子有弗器器必為瑚有

非和柔必爲珮玦懇懃乎內而謀猷見於外資之深伏之固施之利夫是之謂令器去而慆淫消而忿忮孝於親友於兄弟推而達之博施而兼濟夫是之謂至和是故器有美惡爲其美和有大小務其大周生勉乎哉伯父命之親友期之其亦充而才懋而德交脩昆弟之間使爲世所重且愛也不亦休乎周生勉乎哉

陸淵伯字說

陸生名冲字淵伯問說於予淵之爲說予蓋難言之既而曰非陸生誰其發予乃爲說曰淵水之深不可測者也今夫類天之體全天之道天下蓋莫淵若矣是天

之所生也形而不可膠也物而不可執也其諸近乎形而上者耶黝乎無色淡乎無味泊乎無所爲靡靡乎日下趨而不競謂之冲淡按之無弗入也探之無可極也湛乎澄明而不見其或窒也謂之冲虛無微不徹無間可隙渾渾乎達四海其若一謂之冲融堅者得之或以柔疏者得之或以繆隨曲隨直隨博隨窄隨緩隨亟無入而不適兼利萬物而不見其跡謂之冲和至哉其淵之德乎子思贊至誠曰淵淵其淵贊至聖曰溥博淵泉是其在天也爲無聲無臭在人也爲不顯篤恭是故君子之學也始之乎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終之乎篤

恭而天下平體夫淵也體夫淵者體夫沖也淵沖而天下之理得矣不然皆欲深天機淺雖施於兄弟妻子吾見其病也其能通天下之志而無間乎淵伯明慧而質直博學而謙虛其植本也深矣舉而措之吾見浩乎其沛然也夫惟不物之物然後能物天下之物行當於淵伯乎徵焉作淵伯字說

陸甥宗仲字說

陸甥名滄始冠字惟瀚通由郡庠卒業于太學委禽於于遂館于邸舍其兄淵伯以書屬予請更字焉予按括地志水出嶓冢爲沮爲養爲沚爲漢至均州爲滄浪水

故滄浪乃江漢之別名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海亦曰滄海然則知所宗與見宗於天下皆滄也乃更其字曰宗仲而爲之序曰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然而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知見之殊意好之偏習尚之狃形色之肢聲氣之別萬不齊也是故馳騁而多歧者似能矯僞而閃倏者似智詆人以直諛導利以間親者似忠突梯腯者先吾意爲而將順之者似愛吾以爲能而親之則困之囿也以爲智而親之則盲之囿也以爲忠而親之則欺之阱也以爲愛而親之則害之門也專壹者應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沉晦者慮而充密故大智若愚刑跡

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故至忠雖合直
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故至友難親求能
於拙則才日廣而意暢求智於愚則見日崇而德立求
忠於所不易合則過不掩而福日滋求友於所不易親
則羽翼衆而功日懋是故小川必宗大川小德必宗大
德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
之謂善擇其宗猶滄浪之宗於海也及其至也人亦將
宗我矣亦猶滄海之爲百川宗也陸甥居京師二年重
出入慎交游從其師表于宗正讀書講道善業日加勤
而德日加脩亦庶乎知所宗矣兹將别我而歸吾得無

眷眷焉哉雖然陸氏之多賢固吾鄰碩宗也吾何慮焉
在慎取之而已矣

楳說

龍說

龍之異於物豈爲崢嶸嶄巖頭角之殊哉奮於天水澤沸風霆轟嶽陸撼雲瀚勃群植欣百怪伏茲其頭角形狀之爲之乎然則雖不崢嶸嶄巖其形吾見其異也蝦魚蛭蚓非龍之類與然皆以欲蠢其生龍陽之精也不囿於形是以能神其靈或曰夏有豢龍氏能制龍而食之夫龍之有欲形雖殊蝦蟥之與歸不然呼吸變化固

當為造物者為宗雖百綦龍孰得而制之

石泉說

今山東憲長王公家於石泉之上樂而玩之人號石泉先生說者曰天下之可玩者莫如水泉水之出也出於石靜不流也吾嘗觀之矣將以爲氣也則旣可見也以爲形也而不可執也其諸形氣之間乎無爲也而無不可爲也其諸動靜之全乎物無不容而毫髮莫能遁融冲洋渙而利又不能斷柔巽委和而悍夫不能禦坦夷虛舒而巧歷不能測其懿德之極乎澤物以爲仁小大各充其量以為義漸而趨卑以爲禮旁行而不括以爲

智是故善體道者亦觀諸泉而已矣智者樂之其惟有悟於道也夫

奕說

吾內弟沈子同特奕者圖謁予爲之說予曰諾既而曰奕吾不知其爲用也蓋奕秋名其智數而李憨無以掩其愚謝安不誤推秦而費禕終以買其釁或曰隱者之所好也然林逋偶諸肩穢或曰儒生弗爲則陸九淵擬諸琴瑟夫心苟汨於事也則博塞以游與挾策讀書均足以亡羊夫苟不汨於物也則劉項輸贏不足爲念而況楸枰之上乎故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吾惟取其情

之適也若乃筴無遺策動必僃人亦秖足以喻吾用耳將謂無益乎而李泌取之甚悉將謂有用乎而先王之六藝弗載孟軻曰小數仲尼曰猶賢乎已是故奕吾不知其爲用也而亦不知其所始或曰堯作之丹朱受之夫曆象授時禦災憂民之日奚遑乎及此不然受堯之道者非禹也歟寸陰猶惜肯費景於斯乎

味菜說

汪君廷臣業舉子弗售菜羮蔬食充然若自得或譏其儉君曰儉吾以養德也予一日造其廬指壁間菜圖以示予志而予爲之說曰肯哉汪君之知味乎夫人情處

澹泊則約習醲厚則肆約則善心生肆則欲心熾善福之基也欲殃之阨也古之君子培其基儆其阨列罔在前不敢忘藿食焉故能與天下同其福不然豢豭之擢甘臑之飫卒是道也存者其幾矣是故日食萬錢至無遺育糠秕不贍而綿袮無窮焉天下之味薄者長醲者弗遐也岐伯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荀卿子曰君子之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去而人之所患去矣昔閔仲叔者食無菜周黨遺之生蒜受而不食汪君之味菜視仲叔則既侈矣易曰苦節不可貞仲叔之謂乎曰甘節吉其汪君之謂乎

菜菓圖說

何叔明氏之喪其母也恭而茹菜果禮也盧生鎮爲菜果圖以贈表之也表之也者世俗居喪不能皆合禮也而以風之云爾是故圖之作非特明意也不然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名焉而天下其孰能歸之圖之作非特明意也

同野說

象山王子子長英敏有文好學不懈嘗讀易至同人于野而有感焉迺自號曰同野而問說於甬川子吾觀王子立朝朝士無遠議參江落江藩士民無遺色盖廉直

强毅不以私交物推其志雖以同天下其可也已川子雅重之爲之說曰地之夷曠而無險陂限隔者曰野同人于野大同也大同也者公無私也公無私則弘而不隘周而不比是故同人貴于野也雖然物各殊其生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君子將惡乎同哉吾嘗觀諸天乎雷以動之物畢奮風以散之物畢解雨以潤之物畢說日以暄之物畢遂物不同而皆同雷風雨暘感而無不應公無私也雖然物性無鑒人性不能無鑒也是故私者多公者無幾也自其以私相與也雖同實異也君子則奚以同哉吾嘗稽諸人乎其爲不善也有所以陷溺之

者耳而其初則未或不善也故明之以其好惡明之益乎言性徵諸秉彝好德故言性者莫如孟子今夫人之不善盜為甚盜亦有見孝子而耶之者有遇廉吏而悅且敬之者秉彝好德盜且不昧焉人之性其誰曰不善性無不善則人無不同矣吾獨曷爲乎支離其心蜷局其形軀肸肸一隅示小於天下爲哉且曷易離交乾曰同人離明也乾健也君子文明以照之剛健以執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貨色不以交諛使不能惑不立町畦不施畛域近而不昵遠而不遺蕩蕩乎天下猶一家也物我猶一體也蓋得乎人性之同而極乎人情之好由是

以同天下而天下其孰能違之雖然有好有惡有予有奪有取有舍有生有殺夫亦莫其不同以歸于同譬若風雷雨暘栽培傾覆罔非生道而物自 莫之違耳夫如是豈惟生而並世者與我同也前乎百世之上後乎百世之下將誰貳我同人于宗宗亦或離之同人于野弭亘天地而莫吾貳然則同人于野其諸同人于天乎

酸齋說

酸之為味淡泊節縮乃儒家正味故世有儒酸之說濂溪先生不改儒酸之句所謂不變塞焉者非邪夫人於一切世味淡泊節縮則欲寡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

可學固先生之意也傳曰道形而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太極之說蓋出乎此人心一有所欲則與道爲二矣况其欲之多邪先生十三世孫博士君以酸名齋其志豈可量也嗟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業儒術者尚深味之

解

雨暘圖解

梁大用氏游郡膠有名志且在澤物嘗得吉夢爲霖之兆既彰矣籍而色喜以雨暘自號俾善畫者繪以侍徵或曰昔者霖雨在傳說高宗夢而圖焉訪之傅巖而置

諸左右未聞自爲之夢而圖之也甬川子曰不然君臣之相求一也氣作微物固有動而之上亦有動而之下動而之上審其形動而之下審其德形不必皆説也德不可以不説德不説澤不溥且夫夢感有六而徵應無恒人事脩夢固有所弗待

今天子盛德下覡商宗德果説庸知帝賚之符不錫於九重夢想之間乎夫如是審象旁求之日執斯圖爲左契其可也是故無惡於作也

考

禹產茂州考

按帝王世紀禹生石紐邑元和志石紐村禹所生處其地今名刳兒畔華陽國志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酈道元云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熏修禊享歲以爲常今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茂州東門內蓋蜀國傳自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封其支庶於蜀斯禹之所自生也而或者以茂州爲冉駹地絕不通中國剃髮披毡蠢然若禽獸乃謂大禹生於此州豈有此理哉今按黃帝生昌意已娶蜀山氏女則蜀之通中國尚矣書稱岷山導江太史公以岷作汶汶山固

茂州地禹施功之所始也安在其不通中國耶且不獨禹產之陋也荆楚吳越之開在春秋時未知冠纓當時賢傑之產其地者何限也而況洪荒之世乎其在上古通天下皆草衣而木食蠶叢若禽獸而羲農之神聖出焉夫剃髮披毳何害於生禹且禹鯀之子也惡父猶生聖子曾謂惡俗而不產聖人乎或者又謂巴縣有塗山而當塗壽州會稽皆有塗山未足爲據夫聖賢人所敬慕好事者之附會固不能無而終不得以贋而疑眞也如舜生於諸馮其歷山百官山在虞晉之墟而關洛會稽之間亦皆有之詎可因是而謂爲汭非舜室蒲坂非

舜都下考之他書未有別言禹生某都某邑者其曰禹産汶山之石紐則譙周陳壽皇甫謐亦云而漢史亦載仲尼産東魯大禹出西羌其有所受之矣

議

處置經費議

切照國本惟民民貧惟食昔富文忠公使處之功與日月爭輝而歐然恬不自滿及活青州饑民數十萬則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蓋重民生而急荒政如此湖廣地方素號溥瘠逆璫用事之後官吏並緣侵尅而民困益甚今又連年水潦十室不止九空入冬以來

積雪凝寒饑殍相望民生艱阨莫甚今日賑濟之舉政
務莫先今將合行事宜理合開坐關報須至轉達施行
一曰賑濟宜急蓋湖廣鄉民大率草屋儲然旁無四隣
空乏之時無從假貸民既絕粒不數日死矣是不可緩
一也湖廣地里廣遠由鄉郵入州縣或數百里方春土
膏將作稍遲則東作有妨是不可緩二也
二曰給散宜併蓋地里既遠鄉村之民裹糧求濟故以
數月所給併散一時則民居遠者勞費之與所得僅足
相當若月一給之則不償所失矣或曰恐民不知檢制
朝得暮盡不宜併散夫朝得暮盡者弊民也獎民必曰

給之而後可月給之亦未見其爲益而良民且受困矣
是固不可以獎民之攸妨良民也
三曰便法以利民蓋賑濟之法勢不能詳富勢之請求
吏胥之賣法嚴明如包孝肅賢達如杜祁公未免受其
欺給今除一應稅粮已蒙蠲免外其王府祿米及軍士
月粮不可停止者扣筭其縣若干即將賑濟銀兩照數
支給免其徵催而因以爲賑濟之數則上無督責之勞
而民得以坐受實惠法之甚便者也
四曰興利以救民饑歲興工希文舊法但吳杭地窄民
稠就役之民出門得利以此法可行今若以凝寒之日

役民於數百里外而守令之賢又未必如希文則未知其可行與否為今之計莫若擇委廉幹官員踏看某圩院該修築若干丈合用人夫若干工每一院中擇委田地最多富而有力者數人責令召集本院之民併力修築田多食充者自備工食田少乏食者每人日給米一升五合則貧者利於得食富者利於得田人情樂趨而為利亦無窮矣